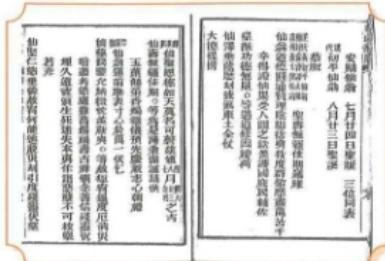


三位帝君祀奉，廣東地區例子可見於黃龍觀重建後的主體建築三清殿和三師殿上供奉的神像。

變，包括二仙並祀轉為獨尊，以及誕期的出入。正如吳麗珍指出，黃初平與兄初起自晉代到宋朝所建二皇君祠、二仙井等，是二仙並祀，清末廣東地區信眾則只尊奉黃初平。²⁹



圖二 《粵境酌恩》黃初平與譚公、鄭安期三位「仙翁」，並列「同表」

三、《粵境酌恩》所載被人「淡忘」的三田祖師信仰

《粵境酌恩》記載，樟柳榆三田祖師與「仲芳先師」，並列「兩禪先師表」，六月廿四日慶祝三田祖師寶誕。

藏霞洞的主神，《清遠縣志》清楚記曰：「藏霞仙觀供奉三田和合諸仙像」³⁰而藏霞洞最早建築物是同治二年（1863）的三仙殿，也是洞的主殿，及後建設玉帝樓、灶神廟、古佛真殿等殿宇。³¹1929年是因山人（黃梓林）遊藏霞洞，詳列洞內諸仙聖佛：「三田祖師殿左右，中安觀音菩薩，左安文殊菩薩，……眾妙門內有灶君廟，灶君廟樓上有通明廟，安奉玉皇大天尊。……再上盡處，有古佛真殿環拱，中奉彌勒古佛，左奉老子道祖，右奉孔子聖人，藉明三教歸一之旨」，³²並敍其道脈源流說：「林仙翁（林法奉）率寺朝大仙樟柳榆三祖師」。《道脈總源流》記曰：「其洞奉祀唐朝大仙、樟柳榆三田祖師」³³。據《粵境酌恩》記載：

三田和合樟柳榆先師	六月廿四日寶誕
仲芳先師	八月初二日寶誕同表
泰叔	
三田和合樟柳榆先師仲芳先師	文殊無量高僧
先師佛前領命戒除闇化護持善緣助國興正教喚轉原人封佛	城廬四首危出達進後學奉
仲師	
鴻恩秀 等歷劫流苦海深蒙	
仁慈超拔今生遇道還因全賴	
聖澤垂慈	
先師恩德甚深莫可罄	

二、《粵境酌恩》所載黃大仙信仰

披覽《粵境酌恩》此書，有助解開粵港道教史一些疑團，如廣東黃大仙誕、三田祖師信仰及其由來等問題。宋朝道士倪守約撰有《金華赤松山志》，記述黃初平生於晉成帝咸和三年（328）農曆八月十三日。據說黃大仙是浙江金華蘭溪黃溢人，得道於金華山。¹⁶現今以金華為「仙鄉」，有稱金華赤松宮為「祖庭」，每年農曆八月十三日到赤松宮祭拜黃大仙。¹⁷然而清代廣東舊信以農曆八月廿三日為黃大仙誕，在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誦經、演戲，此後約定俗成，一直以來文獻無徵。據說，八月廿三日這日子是從黃大仙畫像啟示的，「像中的左手大姆指及食指起，作八」字形，代表八月。其餘三隻手指屈起，連同豎起的姆指及食指代表二十三日」，¹⁸實《粵境酌恩》一書足以佐證：「黃初平先師八月廿三日聖誕」。¹⁹此書刊後七年，供奉大仙乩壇於廣東大嶺嶺山村的深潭堂成立。據《驚迷夢》²⁰所示，香港黃大仙在祠及其信仰即源自番禺，由家族乩壇於1899年發展成「普濟壇」，在花埭建黃仙祠。²¹廣州大仙祠昔日門聯刻上：「叱羊傳晉代，騎鶴上南天」。《粵境酌恩》載：

譚公仙聖	四月初八聖誕
癸卯仙翁	七月廿四日聖誕 三位同表
初平仙翁	八月廿三日聖誕
泰叔	
漢代黃初平仙翁 ²²	聖母無殺肚期薦祚
勸封翼露諱大仙	
廣州善士鄭仙翁	
仙道靈通通曉理陰陽捨身度劫辟災盡苦千辛得經仙叢愛人	
周易成說疏闡國底風情	
文獻功德無量○零落道傍因應符	
仙澤垂慈刻流風東主全仗	
大仙提倡	
譚	
聖 仙恩德如天莫名可罄	

《粵境酌恩》將黃初平仙翁與譚公仙聖、鄭安期仙「同表」，²³從《粵境酌恩》一書得知，一些神祇為何受民眾奉祀，即有感神恩而酬謝的因由，上述引文，三位「仙翁」，「道德圓通，贊理陰陽，捨身度劫群黎，歷盡萬苦千辛，得證仙果，受人間之欽羨。護國庇民，輔佐皇猷，功德無量」。譚公與黃初平三位「仙翁」並列，是頗有意味的編排。譚公受惠州客家人、及嶺南地區漁民供奉，於咸豐年間勒封襄濟，惠州、澳門、香港等地皆有廟祀。²⁴廣州建有「鄭仙翁祠」，嘉慶年間江本源創建於白雲山。²⁵黃大仙既是清末以來廣東普遍崇祀的神祇，除了箇處外，還見祀於其箕灣潭公廟，1905年建，右殿供奉牽帝祖及黃大仙。²⁶清末港澳地區，黃大仙與其他神祇合祀的還有澳門黃大仙與曹大仙合祠，建於1905年。²⁷赤松黃大仙原名黃初平，赤松子是其號，大仙名全稱「遜元威顯普濟勤善赤松黃大仙師」。²⁸清末以前，黃大仙信仰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區。²⁹從江浙地區到廣東地區，黃大仙的信仰也不是一成不變地傳承下來。箇中轉



圖三 清遠藏霞洞正門

香港先天道道堂供奉多位神祇，若供奉樟柳榆三田祖師者，幾可確定是藏霞一脈，如藏霞精舍、善佛堂、桃源洞、尚志堂、永勝堂、紫竹林等14所道堂，皆源自清遠藏霞洞。³⁴但今天奉祀三田祖師的香港先天道道堂，如萬佛堂及藏霞精舍等道堂，只供奉「三田和合樟柳榆祖師」神牌。至於三田祖師的塑像，今天僅見於山下圍曾大屋旁的靈谷園（又名斂賢精舍）。園內保存庚申（1920年）對聯，曾辦靈谷園幼稚園。神龕上題「勸扶正法」，聯曰：「大道無私真福德，護持有法降祐祥」，「大道無私真福德」一聯點出三田祖師為土地神的特質。戰後靈谷園改奉三寶，後來因興建明昇邨，遷至大埔泮涌村。³⁵靈谷園現是清修之所，並不開放；它成了香港僅有供奉三田祖師塑像的道場，卻有重要意義。

據蘇樸明先生說，樟柳榆樹神，是藏霞洞的開山始祖，也是廣州市、番禺、花縣等地流行的土地神。³⁶筆者前往鳳嶺村陳氏大宗祠、兩塘公祠考察，門聯均見「三田和合樟柳榆仙」神位，與門官土地福德、財帛星君諸位神祇並列。據商承祚於1920年代見聞，步入廣州市人家，

門之右邊供「門官神」，中間懸一板，或五行三行不等，不論是五行或三行，皆刻有「三田和合樟柳榆仙」神位。³⁷而番禺大嶺村文明街陳氏民居神位則書「三田和合樟柳二仙」，卻不是「三仙」。樟柳二仙（跟三田和合樟柳榆仙有異）獨立成廟，見於佛山等地。民國年間編纂的《佛山忠義鄉志》，記載有二仙廟，在山紫舖和合街，乾隆甲寅修。二仙者，俗傳樟柳二神也，祀祀亦驗。³⁸早在1928年，肇慶祖筆下廣州河南的金花廟，廟內後殿神像前所刻神位，也是「三田和合樟柳二仙」。³⁹為何只奉樟柳二仙，及跟三田和合樟柳榆仙有何分別，則有待考究。

因此，藏霞洞的創始及嶺南先天道這脈的開展，來自樟柳榆三位大仙於同治年間的降乩指示。前引《粵境蔚恩》賀誕文提及三田祖師「佛前領命，飛鶯顯化……默扶正教」，明確記述此洞創辦緣由，「叨三田祖師乩示，始創藏霞仙觀，以作道統開基之地」。⁴⁰藏霞洞始創，可從清遠城遠安堂藥材鋪設壇開乩及士子卜問功名說起。《藏霞本源集》記述咸豐二年科名大舉，時有劉、楊、廖諸君「以卜榜花為象」，乃於清遠城置一舖，「名曰遠安堂，鋪面賣藥材，內進則設壇開乩」。⁴¹紅兵之亂後，咸豐十年又大開科舉，岳峽位於北江中下游，北江河有船可南下清城、廣州，北上至韶關、南雄，是廣州士子北上考取功名的要道。卜問功名時，三田祖師臨壇乩示：「(咸豐二年)唐朝杭州三田祖師，偶經此地臨壇稽視。……宜先立一神位，用硃紙書『三田和合樟柳榆祖師』九字」，同治二年書「三田和合樟柳榆師」八字，安奉正中宮。⁴²但藏霞洞現管理單位欠缺考究，三仙殿重建後供奉呂祖神像，左右分別祀奉王重陽及邱長春，呂祖神像前供奉三田祖師像，以致產生諸如藏霞洞主神是呂祖或三仙是呂祖、王重陽及邱長春的誤解。



圖四 淸遠藏霞洞三仙殿現供奉呂祖神像，左右分祀奉王重陽及邱長春，三田祖師像供奉在呂祖神像旁，並不顯眼。

四、後話

近年筆者有興趣蒐集粵港神誕表等文獻，並予對照、互相引證，有助對道教與民間信仰的探研，⁴³或可瞭解個別道堂的歷史，如從善堂印制的《三期普度列聖寶誕彙編》。此當由來是五位寶安縣籍同鄉，來香港後為賀祝神誕組成善堂會，1896年成立，奉玉皇大帝為主神。這一部小冊子也記載了其歷史和善業：十二月初二為「從善正全堂首創紀念」，「每年例定由十月初一日至初八日止倡建寒衣勝會」。⁴⁴又如道德會道堂用的《先天天道善慶天宮頒佈賀誕齋期表》，於六月初六為「龍慶佛堂成立紀念辰」。十二月初十為「龍慶佛堂擴張紀念日」，六月廿四為「三田樟柳榆師壽」，可見此堂源自清遠藏霞洞及錦霞洞一脈。有關二十世紀中葉以前道堂印制的「列聖寶誕」，還有《善門日用》附「聖誕日期」、⁴⁵案少數僅於1951年編《修正賀祝聖誕表文》等。而《粵境蔚恩》此書，刊於一百多年前，記載廣東道教與民間信仰的內容，彌足珍貴，很值得撰文記上一筆。世人現以為生活資源唾手可得，不珍惜；不論是對大自然，或是對神祇，常懷感恩之心，還是必須的。

- 如《善人同錄》叢集光緒、宣統年間西樵雲泉仙館呂祖乩訓，初刊在光緒十六年（1890），光緒、宣統年間續刊、三刊，及後彙集四卷為一本，1958年由香港雲泉仙館彙編。
- 如徐潤洞人輯《桃源洞微詩集》，1919年印，及《桃源洞祝壽詩文》，1925年刊，對釋封早年香港先天道總師卓事蹟，甚有裨益。
- 如《道德運元》，於光緒22年在西樵雲泉仙館陣碑而成，1995年香港雲泉仙館重印。
- 從徐培香港道教史，可參拙文〈碑刻與香港道教史研究——兼談「廣東東嶽教碑刻資料彙編」的計劃〉，《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通訊》創刊號，2006年一月，頁1-5。
- 《梧桐山集》共三集，1907年後陸續刊行。
- 《道德源流記》，1924年田部錦香著，1982年重印。
- 朱生祿叢著，朱次璇編輯《藏霞集》，收修訂藏霞景物和記藏霞事蹟之詩文、碑刻、題記等，1915年刊本，藏霞洞藏版。
- 《霞洞洞記》，何昌連輯者，廣州：粵華興隆記印務局承印，1931。
- 《寶霞巖錄》，黃殿洞記，1949年刊。
- 《香詒拾遺》，及《我的草堂大事紀要》，廣西省省財堂1920年刊。
- 《梧桐抬稿》，《梧桐集韻》，香港通善樓事務會於1948、1954年續刊。
- 何叔惠著《寶松抱朴子記序》（1960年），易昌羅編《寶松抱朴子記》，香港：雲鶴山房，1962年刊。
- 清道光藏霞洞記於同治二年（1863），由林法善創刻。
- 咸豐年間先天道由湖北傳入廣東，湖北祖師陳復始入粵開壇，化度清遠佑林法善，朱廣興建藏霞洞，丙戌歲庚辰歲遷，奠定日後之基礎，成了先天道西南祖庭發源地。
- 曾兆光〈藏霞古洞源流紀略〉，《大時代》第2期，香港先天道會，1957年，頁32-34。
- 史基萬《金華府志》卷22《仙釋·聖初記》：及正德、嘉慶《蘭州縣志》。
- 黃信儒〈在首屆黃大仙文化研討會上的演講〉，浙江省金華市民宗宗教事務局編《2003年金華·國際黃大仙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頁2。
- 吳麗珍《香港黃大仙仙信仰》，香港：三聯書店，1997，頁22。
- 《香塘游記》，自序頁2，及28-29。
- 《驚夢迷》乃諸仙佛在壇內所示訓語，齊濟淮自1897年黃大仙初降，至1899年花黃仙同裔高，1924年香港赤松仙壇重立，1991年寶理靈印。
- 有說花黃菩薩仙姑於南歸同治年間，乃傳說，欠充分史料引證，如李偉棠主編《杭州宗教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頁104。
- 文獻記載黃初平原於晉朝，漢代此說不知根據。
- 《粵境蔚恩》，頁28下至29上。
- 《諭公通鑑》，歸善人著。居九龍山修行，不記歲月。……今府城水門外，縣城白鷗峰皆有廟，咸豐二年癸卯歲立碑記。見光緒《惠州府志》卷四十四〈人物·仙釋〉。上海書店，2003，頁15。諭公祠分佈廣南各地，有稱惠州九龍峰之為所為諭公祠廟，遼光中間重修，碑文云：「羅浮以諸仙山，而九龍峰以真人而得尊。」見陸莘草等譜《黃東風俗記》，廣東教育出版社，2001，頁869-870。澳門勝福仙廟，始建於同治元年（1862）。內存有「仙術活人，罕覩勝蹟」。參考林明德編《香門的民間文化》，臺北：財團法人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1997，頁176-178。
- 志賈市子〈近代廣南佛教史上的「仙釋」初探〉，載於范純武主編《台灣宗教研究通訊》，第七期，2005年7月，頁99-100。
- 諭公廟何時開始供奉黃大仙，已不可考，據老人述，始自二十世紀上半葉。
- 2005年7月16日筆者往澳門考察搜集資料所得，黃、曹兩位大仙合祠，內奉黃初平與曹祖。
- 有謂清末以前董大仙信仰，參黃兆漢《董大仙考》，戴氏著《道教研究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88年。
- 吳麗珍《香港黃大仙仙信仰》，香港：三聯書店，1997，頁42-43。
- 《道學述記》卷17〈寺觀〉，1935年序刊，頁56。
- 詳參〈創建清遠藏霞洞記〉，宣統二年梅福撰，見《藏霞集》卷1，頁54-55；《道德運元》卷17〈寺觀〉，1935年序刊，頁56；《清遠縣志》，1995年版，頁853-854。
- 丁因山人《遊覽日記》（1932年序）〈藏霞洞〉，香港：黃立德堂，1930年刊行，頁六二。
- 《道德源流記》，頁17。
- 詳見本人主編《福飄百年》，香港利文出版社、蘿蔭仙館道教文化資料庫出版，2002，頁20-22。
- 三田祖師神像。六十多年前寧波塑造，2003年10月3日實地考察及慕基謨訪問。
- 林根明先生2002年10月25日訪問，時年84歲，蘇先生自幼在藏霞洞長大。曾任丘首，及後移居香港。
- 商南祚撰〈廣州民間人家的神〉，載於周康慶主編《廣東風俗綱錄》，香港：崇文，1972，頁93。
- 《佛山忠義鄉志》卷八〈祠祀〉二。
- 容桂掌〈廣州天河的金花廟〉，南康慶主編《廣東風俗綱錄》，頁128。
- 朱生珍彙編、廖慶華參訂《藏霞集》卷1，1915年刊本，藏霞洞藏板，葉58；《藏霞本源記》，1945年序，頁1-3、7、35及38。
- 一些採風問俗者，通過訪問而認出神祇真身。如劉萬華認為，「老婆婆口述的，比較〈辭書〉引到」起來，為研究問俗者真正材料」，〈廣州神祇表〉，見周康慶主編《廣東風俗綱錄》，頁96-98。
- 《三期普度列聖寶誕彙編》，光緒二十六年序，1946年重刊，頁26及30。此書三十多頁，六十四開本。有些神祇內容，有待探究。如四月廿七日賈「巡遊孔廟」寶誕。
- 《善門日用》，光緒十六年琴華序羅浮山朝元洞藏板，廣州守經堂1933年印行，頁98-104。

嶺南“新全真道”研究緒論

中山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廣東省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夏志前

目前關於嶺南道教的研究，多集中於歷史文化層面的發掘與整理，而相關的現狀研究並不多見。¹近二十多年來，嶺南地區的道教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道教信仰及其組織的表現形態的轉變特別引人注目，“新全真道”的形成就是其重要表現。

“新全真道”是對當代嶺南道教現實情形或者生存狀態的一個描述性概念：蓄髮大領的岸然道服、暮鼓晨鐘的叢林生活已為職業化的形式所替代，而這種形式依然系于全真教的名下。²雖然這個概念是由教內人士提出的，³但如果將其作為學術考察的課題，分析它所蘊涵的深刻內涵，則有助於對嶺南道教的現代轉型問題的思考。

一、從“新道教”到“新全真道”—社會歷史根源的探尋

全真道出現於金元之際，乃為道士王重陽所創。作為中國道教的一個新的派別，全真道的出現是對當時道教的革新，史家亦稱之為新道教。但就這教的歷史來看，說全真道是革新的道教流派，毋寧說全真道是中國道教的復歸本來面貌的強烈願望的實現形式。歷史上，全真道是作為“新道教”的姿態而成立的。之所以稱之為新道教，並非因為它標新立異，而是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回歸於道教之源，有別於當時已經偏離了老莊道家之本旨而以方術、符籙、燒煉、章醮為事的道教。⁴但是，新道教的“全真”宗旨在立教之初尚能貫徹，而在全真團體形成並涉入社會之後，情形就有所改變。如武當一派的全真教，因為元代掌管江南道教的是正一道的天師或大宗師，故“武當全真一派，亦不得不修正一清微之法，蓋其勢然也”。⁵雖然當時的一些全真道士在修行上尚不失全真本旨，但潛在的危機在此已現端倪。

全真教傳入嶺南地區的時間已不可確考，從清朝初年起，嶺南的主要宮觀如惠州的元妙觀、沖虛觀，廣州的三元宮等多由全真道士主持而建制成全真龍門派叢林。而在此後的發展中，嶺南全真教也吸收正一道的齋醮禮儀，做功德法事，其主要原因就是道侶“給養之資，別無挹注，只靠香火酬務以度生活”。⁶

清末民初，嶺南道教的表現形態又有了變化。宮觀道教多以羅浮山為中心，道士“居山修行，間為人建醮維持生活”。而與之相對，散佈於城市鄉鎮的“道館”、“善社”等，⁷雖非正式道教，但多採用道教的形式進行活動，其對全真教的影響和衝擊是顯然的。⁸這些帶有道教性質的社團後來在香港繼續發展，促進了香港道教的興盛，又成為影響當代廣東全真教重要因素。⁹

由此而言，新全真道的出現，是全真教在嶺南地區的現代轉型。對於這種轉型，不能簡單地斥其為市場經濟衝擊下的“道風日下”，而是要理性地分析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

除了嶺南全真教自身的現代轉型，構成新全真道的另外兩個元素也不能忽視。其一是散居正一道士的轉化。據有關調查資料顯示，粵西地區存在著數目龐大的散居道士，¹⁰而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和政府管理工作的加強，越來越多的“出身”正一的道士“投靠”于全真教門下。雖然他們“變身”為全真道士的方式略顯牽強，¹¹但這股潮流使嶺南全真道陣營的構成更為複雜。其二是外來道士的加入。近年來，從外省來到廣東的全

真道士與日俱增，多為省內各宮觀根據需要所引進，有的道觀住著清一色的外來道士。他們逐漸融入廣東社會，在行為方式上對廣東全真教也採取認同的態度，成了新全真道的一個組成部分。

二、從“全真”到“入俗”—當代生存狀況的描述

從全真道的成立到新全真道的出現，既表明了道教生存狀態的歷史變遷，也反映了全真道在嶺南地區的現實境遇。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宗教，無論在教理教義的發展，還是在教團組織的建設上來看，道教的衰微是顯然的。也許，新全真道的出現，正是中國道教對這種衰頹之勢的一種抗爭方式，只是教團內部對此尚未進行深刻的反思。

從嶺南全真道教的傳承系統來看，應為龍門正宗。因為按照龍門派字，¹²自閔一得以來，已經傳到了“高”字輩甚至更多，只是有的道觀現在也會根據自己的情況另外演派。但是，這樣的表象並不能遮蔽新全真道已然形成這一事實，因為嶺南全真道的世俗化傾向及其與正一道在諸多方面的融合趨勢，已經非常明顯，而其化俗的宗教情懷及其宗教的超越性卻日益淡化。這些既是新全真道形成的原因，也是它的主要特徵。也就是說，在宗派傳承上，新全真道基本上能夠延續全真教的傳統，但其實際的內涵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出現這種轉變，從根本上來說，是全真道教對自身生存狀況的調整。

三、小結

所以，把“新全真道”作為學術考察的“田野”，以嶺南地區全真道教的歷史發展及其與當代社會的互動關係為主要線索，則可以對嶺南道教乃至整個中國道教的歷史境遇和當代生存狀況進行總體的把握。同時，此項研究對於我們深刻反思中國道教的現代轉型，也會提供一種新的思路。

1 《廣東省志·宗教志》提供了一些道教現狀的資料，但受到志書體例的限制，不能作為學術據點；Bartholomew P.M. Tsui著 *Taoist Tradition and Change: The Story of the Complete Perfecture Sec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1991)；對香港地區的全真道教歷史及現狀進行了研究，其中涉及到廣東地區的一些情況。

2 依全真道規，道士皆要入觀居住，著道裝，束髮留鬚，不結婚，不食葷。這些強迫在新全真道裏似有強化。

3 廣東地區會雲齋居住的劉嗣衡道長認為，全真道教在當代的嶺南地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表現形態上已經別於傳統意義上的全真道，不妨稱之為“新全真道”。

4 參見陳邦《宋初河朔新道教考》之“全真道”，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其實，歷來對這派的批評，多集中於道教對以許、莊为代表的道家的背離而好玄括，亦即所謂“二教二並不能同流”為主要特徵的道教。

5 陳懿註《長春道教源流》，見《藏外道書》31-122。

6 1944年立《秀山寺·元朝歷史大略記》碑，《廣州市宗教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123。

7 志賀市子在《近代廣州的道場——香船禪堂的醫藥事業以及廣施戰略》一文中有相關論述；見吳志添主編《香港及華南道教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5年）。

8 參見國紀三十年《廣東道場》第六章。

9 現代廣州的道教社團，基本上是一子全真教的旗號之下。憑藉著它們各種方式的經濟援助，包括廣東在內的大陸地區的很多道場都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廣南道教的相當一部分科派道士也由香港回流到廣東。

10 茂名市道教協會2005年5月提供的統計材料，僅茂名市就有散居道士約3000人，其中有家廟的約1000人。

11 雖著者不解，散居道士只要拜在某位全真道士的名下，其身份即得以轉換，其中暗含的深意有待進一步討論。需要說明的是，這裏所說的散居道士，也包括各地廟宇廟宇的齋醮人員。

12 漢官立虎符之法，演法凡百字，《長春道教源流》記有二十字，即“堪透遇玄真，常守太虛一。開闢來復本，合教永開圖”。後面的“至理宗誠信，崇高禡法廣”以下，則據北京白雲觀《詒真宗祖庭簿》。

「道教與當代世界—道教養生的理論與實踐」

國際學術會議綜述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導師 尹翠琪

本年5月25日至27日，由慕尼黑大學漢學系 (Institute of Sinology,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y, Munich)、波恩氣功養生醫學會 (Medical Association of Qigong Yangsheng, Bonn) 和慕尼黑國際中醫藥學會 (Societas Medicinae Sirensis, Munich) 主辦，第三屆國際道教與當代世界國際學術會議於德國巴伐利亞召開。這是承接2003年在美國波士頓大學，及2004年四川大學在青城山舉辦研討會後，第三次舉行的道教會議。這次會議以「道教修養的理論與實踐」為主題，旨在推動道教理論、歷史研究與實踐的相互學習。會議吸引了263位從事道教研究、中醫研究、及修煉氣功人士出席。

會議在一所始建於8世紀的天主教女修道院舉行。修道院位於巴伐利亞基姆湖上的女人島，四面環水，環境寧靜優美，令與會者彷如置身仙境之中。

25日下午2時，慕尼黑大學東亞研究所漢學系教授葉翰 (Hans van Ess)、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榮譽所長鄭希泰和波士頓大學宗教系教授利維亞·科恩 (Livia Kohn) 分別向與會者致歡迎詞，揭開會議序幕。大會緊接著安排了一場別出心裁的歐洲傳統樂器阿爾卑斯號的演奏，然後便由三位來自中國、法國和日本的學者發表主題演講：陳耀庭的〈當代中國的道教〉、戴思博 (Catherine Despeux) 的〈《道德經》女注家一曹道沖〉和坂出祥伸的〈日本的道教與養生〉。

26日和27日兩天，大會共設了二十九個討論小組和六個有關實踐養生鍛鍊的專題研討。每日分為上、中和下午三節，每節平均有五個討論小組和一個專題研討同時進行，內容繁濶豐富。

這次會議有兩個主題特別值得注意。第一是養生的理論與實踐。與此相關的討論小組有「道教思想之實踐」、「道家自我修煉之觀點」、「古代養生方法及其現代應用」、「道教與養生」和「道教修煉—理論與實踐」。坂出祥伸、陳耀庭、劉仲宇、張光裕、蘇奕彰、蔡豎名、潘顯一、譚大江、陳霞、陳理勝、Livia Kohn、Gisela Hildenbrand、Irmgard Enzinger、Vivienne Lo等學者先後報告了道教養生經典和思想，及其在古代和現代的實踐。會議並設有專題研討，由專家講解和示範不同的養生鍛鍊，例如「導引與養生鍛鍊」、「太極與養生鍛鍊」等，並於每天早上設半小時的晨練時間。這些安排，在在體現大會強調的道教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這個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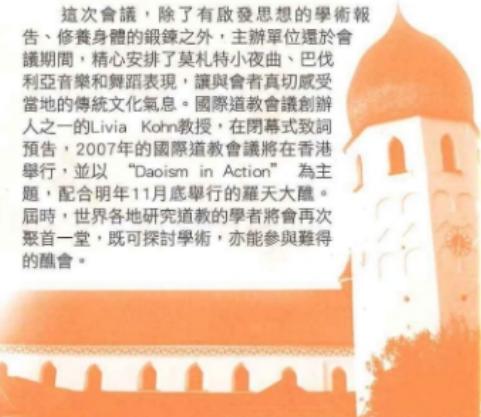
第二個主題是探討道教與中醫學的關係。會議設有「道教與早期醫典」和兩個「道教與醫學」的討論小組，劉迅、李君、張嘉鳳、Ute Engelhardt、Heiner Fröhlauf、Elisabeth Hsu、Hermann Tessenow、Thomas Michael、Franz-Rudolph Schmidt等發表報告，深入探討古代醫學典籍中的道教元素、比較道者與醫者對身體和修煉的概念，以及考察丹道與中醫學在歷史上的競爭與融和。

其他討論小組還包括 Stephan-Peter Bumbacher、Joachim Gentz 和蔡偉鼎主講的「道教經文與詮釋學」；胡孚琛、唐大潮和王宗昱的「道教中的教義變遷」；陳靜、Elena Valussi 和 Robin Wang 的「女子內丹」；Manfred Dahmer 和尹翠琪的「道教與藝術」；李剛、

James Miller 和 Wolfgang Oommerborn 的「道教、生態學與政治學」；苟波、游子安和張廣保的「從現代觀點看道教歷史」；Alan K.L. Chan、Albert Galavry、Wolfgang Schwabe、Aat Vervoorn 的「《莊子》書中的倫理觀—第一部份：閱讀」；蓋建民、Dominique Hertzler 和 Guje Kroh 的「道教思想—精神問題、文化與知識」；Brigitte Bapstandier、Ian Chapman、Lucia Obi 和張澤洪的「道教科儀」；Hans Van Ess 和 Griet Vankeerberghen 的「淮南子」；蔡怡佳、顏學誠、余舜德的「比較宗教觀點中的道教—基督教、佛教與道教的身體修養」；Paul Kjellberg、Dennis Schilling、Edward Slingerland 的「《莊子》書中的倫理觀—第二部份：概念」；Poul Andersen 和 David Mozina 的「道教祭壇的結構、歷史與內容」；段玉明、郭武和卿希泰的「中國現代道教」；Sara Neswald 和 Umekawa Sumiyo 和張歡的「道教修煉中的房中術」；Huang Yong、Hans-Georg Moeller 和 Lee H. Yearley 的「《莊子》書中的倫理觀—第三部份：理論」；陳萬成、羅婉薇和 Patricia Karetzky 的「形象與象徵意義」；Adeline Herrou、Sr. McQueen Scholastica 和邱信德的「比較修士修煉」；Elisabeth Friedrichs、Michael Friedrichs 和馬琳的「道教與西方世界」；徐龍飛、Oliver Grasmück 和 Joshua R. Mason 的「道教與基督教—文化交流」；胡孚琛、Stephen Eskildsen 和丁培仁的「體現完美：道教內丹術」。

會議共計發表學術報告約九十篇，內容最要皆被翻譯成中、英、德語，刊印成冊。由於報告數目太多，在此不能逐一細述。別提值得一提的是，Lucia Obi 女士發表題為《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藏瑞族道教經書》的報告。該報告介紹了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現存的瑞族經書手抄本2,776種，其中漢文手抄本經書，年代介乎1720至1980年的867種已完成編目，當中多與道教有關，包括部份《道藏》的文本、科儀文本、密語等等。對清代以來道教在瑞族的傳播和發展，學界一向知之甚少，這些藏於德國的清代以來的瑞族道教文獻，將會是了解道教此一面向的重要資源。

這次會議，除了開啟發思想的學術報告、修養身體的鍛鍊之外，主辦單位還於會議期間，精心安排了莫札特小夜曲、巴伐利亞音樂和舞蹈表現，讓與會者真切感受當地的傳統文化氣息。國際道教研討會創辦人之一的 Livia Kohn 教授，在閉幕式致詞預告，2007年的國際道教會議將在香港舉行，並以「*Daoism in Action*」為主題，配合明年11月底舉行的羅天大醮。屆時，世界各地研究道教的學者將會再次聚首一堂，既可探討學術，亦能參與難得的饗會。



香港高中「通識教育」課程與道教文化

宗教教育中心研究主任 周惠賢

「通識教育」的理念和目標

「通識」的概念很早已存在，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曾經提及一種使人自由、發展博雅及高尚(Liberal and noble)人格的教育模式，目的是使人拓展視野、開闊胸襟，發展整全人格，不須做他人的奴隸；這可說「通識教育」的理念和目標¹。

中國知識分子對「通」、「識」之見又有何了解？揚雄(西元前53—西元18年)就曾經說過：「通天、地、人而僞；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²揚雄認為，作為知識分子當「通」的是天地人知識，即找出宇宙萬物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

至於「識」，宋儒張橫渠曾說：「士先器識，而後文藝。」這明顯對孔子所言「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作了概括總結。比較此兩句，知識分子要志於獲得是與生命之道、能發展高尚人格的「識」見。由此可見，中國知識分子所要「通」、所要「識」的，與西方著重博雅培育的「通識教育」的理念與目標倒有幾分相近。

香港的「通識教育課程」與中國文化及道教文化

香港的「通識教育課程」(以下稱「通識教育課程」)與中西方所言的「通識教育」的理念和目標相比，是有些許不同。「通識教育課程」主要訓練學生進行跨學科探索，以多角度思考問題，從而建構個人知識，以及建立正面的價值觀，使他們成為對社會、國家及世界有識見及負責任的公民。因此，「通識教育課程」在「個人發展」、「社會與文化」及「科學科技與環境」此三個學習範疇中，除了協助學生認識全球文化外，亦加強學生對「香港」有關的議題，以及對「中國文化」有整全的認識，務求令學生從多角度了解祖國，從而有能力評估中國的未來發展。

廣義來說，中國「文化」學習是應包含宗教、哲學、文學、藝術、道德、倫理、科學、政治、經濟，及技術上之發明之各方面。因此，我們不難發現上述各項元素，均有在「通識教育課程」指引中出現。以下筆者所論的中國文化，將限於狹義的精神文化方面，亦即關於中國文化中宗教、哲學及道德倫理等方面。

中國文化的精神，與儒釋道有著密切的關係。在儒釋道中，最能反映中國文化思想就以道教文化為先。許地山先生1927年指出：「我們簡直可以說支配中國一般人的理想與生活的乃是道教的思想；儒不過是佔倫理的一小部分而已。道家思想是與漢民族文化同時產生的。」³他又說：「中國一般的思想就是道教的晶體，一切都可以從其中找出來」⁴。日本學者橋樸提出：「要理解中國人，無論如何要首先理解道教。」⁵

如前段所言，正因為「通識教育課程」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要幫助學生瞭解、思考中國文化的特質與前景，故此在「個人發展」、「社會與文化」及「科學科技與環境」三個學習範疇中，凡是涉及中國文化探索，都能找到「作為中國根柢」⁶——道教——的元素。以下筆者嘗試從上述三個學習範疇中，整理出一些與道教文化有關的探索議題，俾使教師在教導中國文化內涵時，能帶領學生擴闊視野、融會貫通。

縱覽附表，道教作為中國精神文化的一部份，教師就會與學生涉獵人在宇宙的價值和地位（議題1）。因著道教的宇宙觀相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是生命的源頭，並衍化萬物，萬物是道的體現，所以不但尊重人的價值，也重視動物、植物，甚至整個環境。因此，道教文化本身有豐富的環保思想，勸化人怎樣與環境和諧共存（議題8）。

道教除了追求與天地之道合一外，亦繼承了中國古代民族篤信祖先的信仰，發展出一整套祭拜神的信仰及宗教禮儀，鼓勵後人多作功德，以便解脫祖先，超升神仙世界（議題2）。道教的祭祀場所，逐漸形成道教獨特的建築藝術。這些建築展現道教的信仰特色，亦對人心理及社

學習範疇及主題	探索議題	探索議題方向及內容
個人發展—— 自我了解	1. 中國文化及 宗教系人生	協助學生認識中國文化及宗教角度 對「人生」的了解；從而反思個人 價值，達至量化的自我發展。 - 中國文化及宗教者人生目的 - 中國文化及宗教者生命週期及生 命圓滿的責任 - 中國文化及宗教對青少年的影響
社會與文化—— 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2. 中國祭祖儀式及 其社會功能	協助學生對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間 關係的了解；並引導學生了解中華文化與 現代生活互聯繫，進一步思考文化遺產的 保存與興衰。 - 簡介中華祭祖儀式 - 中國祭祖儀式的社會功能 - 中國祭祖儀式的社會功能 - 中國祭祖儀式的道德傳承 - 開香香港傳統拜拜科系（如太平清醮） - 清醮時期拜拜本土文化轉回憶 - 清醮時期拜拜本土文化資本 - 清醮時期拜拜本土文化發展與再造 - 香港廟宇的建築特色 - 香港廟宇的文化價值 - 香港廟宇的氣氛動力（風水、占卜） - 香港廟宇的興衰動力 - 香港廟宇與香港文化政策（可持續發展）
	3. 道教徒學習與 本土文化建連	協助學生對道教徒學習與本土文化建連 - 道教徒學習與本土文化轉回憶 - 道教徒學習與本土文化資本 - 道教徒學習與本土文化發展與再造 - 香港廟宇的建築特色 - 香港廟宇的文化價值 - 香港廟宇的氣氛動力（風水、占卜） - 香港廟宇與香港文化政策（可持續發展）
	4. 香港廟宇建築與 香港文化政策	協助學生對道教徒學習與本土文化建連 - 道教徒學習與本土文化轉回憶 - 道教徒學習與本土文化資本 - 道教徒學習與本土文化發展與再造 - 香港廟宇的建築特色 - 香港廟宇的文化價值 - 香港廟宇的氣氛動力（風水、占卜） - 香港廟宇與香港文化政策（可持續發展）
科學技術與環境—— 公共衛生	5. 道教看健康與疾病	協助學生對不同宗教對健康和疾病的 理解，從而建立健康生活及了解讓中西方的 醫藥按各自文化 - 道教的健康觀與道德傳承 - 道教的健康觀與貴生樂死 - 道教學說與人體內外平衡 - 道教學說中醫的療效原理 - 身（醫療）、心（宗教）整體治療 - 道教的巫（占卜、咒語、法水、 符籙、祭祀、祈禱）、醫（本草、針灸、 溫灸）技術與中藥問題 - 道教的中醫學生（氣功、養生之道）的發展
6. 優越與中醫健康 文化的发展	6. 優越與中醫健康 文化的发展	協助學生對不同宗教文化如何開 發身體、使用能力；瞭解科學、科技的發展 及科技對生活的影响，發揮善用科技。 - 道教的科學思想 - 道教的健康觀 - 道教的中藥文化
科學技術與環境—— 能源與科技	7. 道教與科學、 科技的發展	協助學生認識不同宗教文化如何開 發身體、使用能力；瞭解科學、科技的發展 及科技對生活的影响，發揮善用科技。 - 道教的科學思想 - 道教的健康觀 - 道教的中藥文化
科學技術與環境——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8. 道教的環境倫理思想	協助學生認識不同宗教文化對人與 環境關係的了解；明白人與如環境相互 依存、共生；從而發揮保護環境、令環境可持 續發展；作個有責任的市民。 - 道教的環境倫理思想 - 人與環境的關係 - 道教的環境倫理 - 道教中有關環境保護的思慮

附表：高中通識教育課程中與道教文化有關的探索議題

會產生特定的功能（議題3）。

道教不但是一個信仰體系，亦是中國科技文化及生活文化的推動者。道教由於重生、貴生，所以道教的疾病宗教觀（議題5）、養生文化及技術最為發達。強烈渴望即身成仙的理想，致使對外丹煉製的追求，從而推動了道教信仰者對自然科學與技術的探索（議題7）；與此同時，基於對丹藥煉製方法的精研，促使中國醫藥學的發展及整合；如陳國符先生所指：「外丹與醫術，初無區別，二者分派，疑始自金未耳。」（議題6）⁸

綜合而言，古老的道教不僅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有著重要的地位，而且對現代社會的文化發展也有著明顯的影響。因此，在探討中國文化內涵及香港文化現象的議題上，道教文化的學習是不可忽略的，否則學生所學的中國文化、所認識香港文化現象是欠缺了根底的。

道教文化與通識教育 中學教師通識課程進修系列

本學習坊系列旨在透過七個不同主題的講座讓在職中學教師認識新高中通識課程中與道教文化有關課題之教學技巧，並拓展其處理課題之角度和視野。

首次列學習坊於2006年5月20日至6月3日假香港中文大學謝昭杰室舉行。是次活動反應熱烈，獲本港八十多家中學之校長及教師申請參加，中心並應學員之建議製作講座投影片光碟，以協助各出席學員教學之用。中心將於2007年初開辦「道教文化與通識教育：中學教師通識課程進修系列」，有關資料請留意稍後之公佈。



首屆道教文化及 管理暑期研修課程

29名來自全國各省市之中國道教學院師生及道內精英於2006年7月10日至30日前來香港中文大學參與首屆「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課程」。課程由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與道教蓬瀛仙館合辦，旨在透過大學課堂講授及宮觀考察，讓學員拓展其有關現代管理學、文物保護、宗教學理論、當代中外道教研究及香港道教宮觀組織和管理等範疇之知識。是次課程獲多方面的協助和支持，考察地點按序包括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西貢龍田仔、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香港道教聯合會、信善紫闕玄觀、蓬瀛仙館、圓玄學院、泓澄仙觀、志蓮淨苑、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青松觀香港道教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並同時邀



- 有關道教教育的討論，見Harvard University Committee on the Objectives of a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 楊庭：《法言·君子篇》（上海：掃葉山房，1925）。
- 翁地山：《道家思想與道教》，《道教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6），頁177。
- 同上，頁219。
- 楊廣：《道教與神仙傳說——中國的民間信仰》（日本：改造社，1958）；轉引自葛光亮：《道教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文出版社，1987），頁301。
- 魯迅：《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頁285。
- 李約瑟在研究中國及印度的科學技術發明史後指出：「道家又能將他們的理論付諸實行，所以東亞的化學、礦物學、植物學、動物學和農作物學都遠超進步。」見李約瑟：《中國之科技與文明》（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頁255。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97。

李約瑟認為「中國从来没有過道士，就像大概沒有根一樣。」見李約瑟：《中國之科技與文明》（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頁255。魯迅亦認為「中國的根本全在道教」。見《魯迅全集》9卷，頁285。



北區廟觀田野考察：道教文化與通識教育 中學教師通識課程進修系列

2006年6月10日早上舉行之「北區廟觀田野考察」活動為「道教文化與通識教育—中學教師通識課程進修系列」之延伸部份。自清代以來，新界北區建立了不少廟宇、寺、觀，四十多名學員於本中心的黎志添教授及游子安教授帶領和講解下，考察了位於新界粉嶺的蓬瀛仙館、雲泉仙館及建於1756年的平源天后廟。透過實地考察此三所廟觀，學員藉以瞭解廟觀與地方歷史的關係、道教信仰與神祇及民間廟宇與道教宮觀的建築特色，以拓展其於日常教學中處理課題之角度和視野。

活動報告



得富萍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管理學系）、張展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甯雄斌主任（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楊春堂總監（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黎志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游子安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及周惠賢博士（宗教教育中心研究部）與蓬瀛仙館盧維幹道長、李宏之道長、洪少陵道長、馬梓才道長、何子榮道長和陳柏泉道長任課程講師。此外，更邀中道教協會任法融會長親臨出席課程之結業禮，而徐守淵主席（青色園）、葉長清道長（青松觀）、富萍萍教授、潘豈蔚校長（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及鄭少冰道長（金蘭觀）亦應邀抽空擔任課程交流會之嘉賓。除參與課堂、考察及交流會外，眾學員均於修畢課程後完成定題論文並獲頒發證書，有關論文將於稍後結集成書出版。

道教第七洞天羅浮山古道觀考察記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本科生 張曉揚



由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的羅浮山古道觀考察團，已於2006年4月15日至17日其間順利舉行。是次活動透過實地考察與宮觀住宿體驗，增加參與者對華南道教文化之認識。羅浮山為道教洞天福地體系中第七大洞天，其歷史源遠流長。行程的第一天於大學火車站集合，向惠州出發，中午過後便到達惠州元妙古觀考察，當晚於惠州下榻，翌日前往羅浮山考察沖虛古觀。午飯後往九天觀參觀，然後前往位於山上的黃龍觀，並於黃龍觀留宿。到了行程的第三天，我們前往位處比較偏僻的酥醪觀，並由酥醪觀招持午膳。下午開始回程往羅湖，途中到增城市何仙姑家廟，作為是次考察行程的最後一站。在考察中，筆者領略一些華南道教文化及其道觀的特色，因此嘗試通過這篇文章抒發己見。

中國民間神祇趨向道教化

在華南地區存在著一些民間宗教，他們根據古人或當地的流傳的歷史，建立了不少的民間神祇，並立廟宇供奉。但是，道教作為中國本土宗教，它對其他不同宗教及地方神祇所採取的是一種比較包容的態度，甚少帶有排他性，因此對於一些原本不屬於道教譜系的神，道教會把它帶進道教的系統之內，亦即是「道教化」的過程。從考察當中，我們可見有一些廟宇宮觀的主神原本都不屬於道教，他們大多原是民間所建，如羅浮山的九天觀，奉祀的主神原是九天玄女，當羅浮山因是道教第十七洞天的所在地發展起來時，九天觀亦由道教協會管理。此外，在增城的何仙姑家廟原是當地民間傳說所建立，近年亦由道教協會管理，而且據考察所得，該廟在不久的將來亦會擴充，增建三殿殿，藉此將民間神祇完全地歸入道教的神譜之內。除了將廟宇「道教化」，一些宮觀供奉民間崇拜的神，例如在元妙觀內奉祀觀音、包公、關帝等。

香港道教團體對華南道觀的支持

是次考察之中，筆者曾到訪幾所不同的道觀，據觀察所得，吉慶內部或外觀都經過不同程度的翻新，甚至有改建及擴充的情況。這些建築工程不僅是中國道教協會或政府提供資金，香港道教團體亦有對當地道觀作出很大程度的支持。以元妙觀為例，他們的發展實有賴香港港宮觀的捐助，而沖虛觀亦有接受香港青松觀等宮觀的資金並作觀內的復修工程。此外，蓬瀛仙館更大力支持酥醪觀的發展，據知，酥醪觀接受蓬瀛仙館六十七萬資金，增建太乙殿、祖堂及功德堂，擴充宮觀。由此證明，香港的道教團體十分支持華南的道教發展，對一些歷史悠久的宮觀作出支持和資助。

華南道教發展與旅遊業的關係

在羅浮山古道觀的三天考察當中，筆者不難發現道觀多作為旅遊景點包裝起來。道觀除了作為宗教場所外，很多發展也是為了配合當地旅遊業，並且從旅遊業中所得的收益，可持續地支持道觀的進一步發展。首先，基本上除酥醪觀不收取入場費之外，惠州及羅浮山大多數的道觀均需要收每人大約十元的入場費。而事實上，羅浮山因為其背後有豐富的道教文化而被發展成為一個廣東省的主要觀光區，如元妙觀、沖虛觀及黃龍觀等較有規模或特色的宮觀，每天都接待的旅行團亦超過十個，除此以外，有些地點因應當地道教文化背後的獨特歷史，而被作為景點建立起來，如沖虛觀附近有一個相傳是葛洪當年煉丹時所用的洗藥池，筆者推測是後人因配合旅遊發展所增建的一個景點，因此華南道教發展實與旅遊業有緊密的關係。

廣東道觀歷史研討會

活動預告

主辦：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協辦：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華南研究中心

日期：2006年9月16日（星期六）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

會議程序

第一節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行政樓M1室

主席：游子安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

09：05-09：55 王承文教授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廣州五仙觀研究）

09：55-10：35 志蓮淨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廣州三元宮的歷史——

清代廣東全真道的發展與地方官員的關係）

10：35-11：00 討論

11：00-11：15 茶點

第二節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行政樓M1室

主席：廖生強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

論文發表

11：15-11：55 志賀市子教授

（日本茨城ギリスト教大學文學部教授）

（「仙館」與近代嶺南道教）

11：55-12：35 夏志前先生

（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雲泉仙館與近代嶺南的百姓信仰）

12：35-13：00 封閉

13：00-14：15 午膳

第三節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許慎廣文化及宗教研究系503室

主席：郭武教授（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

論文發表

14：15-14：55 游子安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

（善衆弘開的惠州寶化宮—

從廣東到泰國迦南研究）

14：55-15：35 吳女士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後人）

（唐代內造道士與廣東造道）

15：35-16：15 馬健行先生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碩士研究生）

（南中國造觀與廟宇—

香港蓬瀛仙館與九龍城莊王廟之研究）

16：15-16：35 報告：鍾東教授

（廣州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副教授）

（從碑刻資料看廣東道觀歷史的研究）

16：35-17：30 討論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信和樓534室

電話：(852) 31634464 傳真：(852) 31634463 電郵：daost@cu.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cls/dao>



通訊出版小組

編輯：黎志英、游子安 編輯助理：陳韋燕

設計／製作：文藝印刷設計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與道教蓬瀛仙館合辦）

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印刷數量：3,000份